

哲学史

50 苏格兰现实主义

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

今天下午，我们想重点讨论苏格兰实在论者。正如你们从黑板上的提纲所看到的，这将引出康德的思想。因此，我计划在下周五的课上，先为大家勾勒出康德思想的大致轮廓，然后再详细阐述他的理论。所以，你们可以提前做好准备。之所以对苏格兰实在论者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着墨不多，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哲学界主要由英国经验主义者主导，如洛克、贝克莱和休谟。康德虽然反对他们，但其影响却一直延续到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验主义、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以及实证主义。

然而，苏格兰现实主义者是启蒙运动改革时期，或者说是爱丁堡启蒙圈（抱歉，不知何故，宗教改革这个词混杂其中）的一群思想家，他们于18世纪末在爱丁堡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中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那些移居美国的思想家身上，体现在他们在普林斯顿的强大影响力上，甚至体现在英国本土思想中。因此，当我们谈到20世纪早期的现实主义时——我特别指的是G. E. 摩尔——我们会发现它与苏格兰现实主义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事实上，几年前我曾追溯过G. E. 摩尔和托马斯·里德之间一系列文字上的相似之处，我曾满怀希望地希望通过一篇历史文章来改变人们对现实的看法。然而，当我把这篇文章投稿给英国期刊《心灵》（Mind）时，却收到了退稿信，信中提到最近出版了一本内容相同的书，于是我的这个小尝试就此结束。

不过，我确实成功地从编辑那里得到了一封分手信的签名，而当时的编辑恰好是吉尔伯特·赖尔，一位颇有名望的英国人。苏格兰现实主义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运动。正如我们将在本文结尾看到的，伊曼努尔·康德对这个运动非常了解。

因此，它的影响并非仅仅体现在延续于直接现实主义传统的一系列思想之中。现在，我还要补充一点，托马斯·里德对大卫·休谟的解读是否正确尚不明确。他似乎认为休谟的意思是，没有任何事物是值得相信的。

仿佛休谟的怀疑论是他最后的遗言，而非一种信念。这种对休谟的解读似乎在许多圈子里流传甚广。我怀疑，在你进一步阅读之前，这便是人们对休谟的普遍印象。

我想就里德探讨的四个主题谈几点看法。第一个主题，不出所料，是极具影响力的基本观念理论——表象观。

这种观点认为，我们精神意识的直接对象仅仅是我们头脑中的观念。我们所能直接感知到的，只有我们自身头脑的内容。里德指出，这种理论是哲学家们虚构出来的。

反复提出这种批评。他认为，他所谓的“常识”比笛卡尔和洛克之后的哲学传统更接近事物的真相。他所谓的“常识”，似乎指的是每个人以非哲学的方式持有的信念。

但与此同时，他的观点似乎也呼应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这种影响在观念论出现之前就已在哲学领域十分普遍。所以我认为，你应该说的不是常识比哲学更接近真理，而是常识比观念论更接近真理。问题就出在这里。

他的观点是，思想本身没有次要属性。你的想法不会散发香味，只有玫瑰才会散发香味。

你看，你的想法本身并不耀眼，真正耀眼的是光芒。因此，谈论品质的主观性似乎否定了我们早已知晓的事实，即玫瑰芬芳，光芒耀眼。

用更哲学的术语来说，他主张的是一种呈现式的感知观，而非表征式的感知观。也就是说，他认为物体并非通过观念表征给我们，而是直接呈现给意识，因此我对物理物体有着直接的感知。请注意，我用的是“直接”这个词。

这是一种直接感知、直接知识和直接意识的理论，与表征理论的间接观点截然不同。它被称为直接实在论。直接实在论。

有时它被称为认识论一元论，而非表象观的二元论，后者既包含观念也包含对象，需要加以探讨。因此，你会发现它经常以这些方式被提及。当然，“实在论”一词与现象论相对立，现象论认为我们只能看到表象，只能认识我们的观念。

它体现了双重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第一，物质对象及其性质的独立存在。你会注意到“独立”这个词被反复使用。

独立存在，不依赖于心灵。也就是说，我们认知的对象无论我们是否认识它们，都始终存在。它们并不像贝克莱所说的那样依赖于心灵。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不仅反对现象主义，也反对唯心主义。它反对物质对象的独立存在，也反对我们拥有关于这种独立实在的真实知识的信念。物体不仅独立存在，我想现象主义者也会这么说。

但我们实际上拥有关于独立存在的事物的知识。它是客观存在的，独立于我们是否知道它。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知道它。

就是这样。直接感知。那么，这种观念理论，他接下来要如何处理这些观念呢？很明显，你必须对观念做些什么。

原因显而易见，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思考和运用它们，比如反思、记忆等等。此外，在认识论中，我们所指的正是观念的存在。

当我们谈论娱乐时，什么是不真实的？如果没有我们称之为“观念”的心理状态，我又怎会产生错觉或误解呢？错觉是一种与现实不符的心理状态。误解是一种与现实不符的观念。

所以，除了直接感知之外，你还需要有容纳想法的空间。你或许需要直接感知，以便触及事物的独立现实和真相。但你也需要想法来解释误差。

那么，他是如何处理这些想法的呢？里德的观点是，当我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谈论拥有一个想法时，我们指的仍然是直接的认知。这种认知可能是对真实存在的事物的直接感知，也可能是对我们自己臆造的想法的直接感知。

或者说，它在我们脑海中浮现，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根据记忆想象构建而成的。这些观念确实存在。但就其正常运作而言，这些观念是符号，而非知识的对象。

也就是说，在我对一朵玫瑰或像这样一支平淡无奇、气味难闻的马克笔的感知中。你看，这里有一个双重的心理过程。其一是立即感知这个物体及其特性。

另一个由此衍生出来的概念是我脑海中的一些想法，即使我没有意识到，也会用这些想法来指代它。它有一种独特的气味。如果我在其他地方闻到这种气味，我就会立刻想到它。

所以，想法确实发挥作用，但并非作为中介。它们的作用更像是某种事物可能存在或不存在的征兆，而非中介。只有当你思考某个想法，而现实中却没有任何事物存在时，想法才真正成为中介。

所以，我们不仅要讨论观念论，还要讨论自然信念或常识信念。常识信念。有时它也被称为常识实在论。

注意“常识”这个词组。它至少有两种含义。你可能记得，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常识是一种协调和统一其他感官的感官。

所谓“共同意识”（*sensus communis*）。感觉。它与其他所有感官一样，都能与其他感官协同工作。

一种统一感。不过，这并非里德对这个词的用法。里德的用法更接近于我们今天使用这个词的方式。

当你第一次读到乔治·贝克莱的唯心主义时，你会说：“哦，这简直违背常识。”也就是说，违背了我们从小到大所秉持的自然和分析性的假设。这似乎是许多人的共同感受。

当然，诉诸常识的问题在于，一种文化中的常识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并不常见。因此，对美国人来说某些常识性的事情，在廷巴克图或廷巴克线人看来可能完全是天方夜谭。是的，先生。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信仰”这个词可能更稳妥一些。从哲学角度来看，它无疑也拥有更丰富的历史内涵。自然信仰。

毕竟，从休谟到现在，我们一直都有谈论自然规律的传统。当然，伦理学和科学领域对自然规律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在哲学语境中运用自然概念，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代。

你还记得吗？他总是说，无论什么话题，从物理学到伦理学，都离不开“本质上，本质上，本质上”，这就是关键所在，本质上。所以里德所做的，就是诉诸事物的内在本质。

自然信仰源于人类的内在本性，而非我们人为捏造的信仰，不像后现代观点那样。

我们创造自己的价值观，创造自己的意义，创造自己的信仰。不，里德可不这么认为。

有些信念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是自发的，而非人为的。在这方面，它与大卫·休谟的观点有显著的相似之处。

你明白了吗？因为休谟的信念心理学使他能够肯定某些信念是自然信念，它们产生于自然进程之中。你还记得休谟关于动物理性的研究中那个有趣的章节吗？你看，他真正想表达的并不是动物通过推理得出它们的信念。

动物没有推理能力。但动物的行为似乎也像它们有信仰一样。它们相信外部物体的真实存在，比如那堆干草。

你看？它们相信这个、那个以及其他事物的真实存在。它们似乎对这些事物抱有一些信念。而这些信念，或者说准信念，仅仅是由于马匹心理的内在此性，在自然过程中自然产生的。

所以，休谟在谈论信念时所做的，与苏格兰实在论者在谈论自然信念时所做的，之间存在着某种类比。区别在于：苏格兰实在论者并非断言人性普遍倾向于产生某些特定的信念。

休谟也这么认为。但里德强调的是，上帝创造我们就赋予了某种特质，使我们在自然演化的过程中形成某些信仰。他从有神论的角度出发，为关注自然信仰提供了正当理由。

其实，这并非什么新鲜事。毕竟，笛卡尔曾用有神论来论证信任非理性能力的合理性。约翰·洛克也是如此。

现在，多亏了贝克莱和休谟，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你们的理性直觉和论证能力并不像笛卡尔和洛克认为的那样强大。如果说理性能力确实更为有限，那么事实是我们天生倾向于信仰。所以，你应该为此感谢上帝。

是的，先生。所以，它与笛卡尔和洛克的认识论一样，都以有神论为基础，但对理性论证的作用和局限性有了更新的想法。不过，话虽如此，里德仍然非常重视理性论证。

里德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个基础主义者。你知道，基础主义者认为存在某些基本真理，我们可以从中推导出更多东西。嗯，里德就是这么想的。

但基本真理并非绝对确定，也并非理性确定。基本真理是自然信念。

我们正是从这些自然信念出发进行推论。所以，基于我们对物质世界的存在、物质世界的秩序以及自然界宏伟秩序的自然信念，我们当然可以提出论证上帝存在的演绎论证，包括宇宙论和目的论的论证。

普林斯顿神学家查尔斯·霍奇（Charles Hodge）大约在1860年就持有这种观点，他以苏格兰现实主义为基础构建了有神论论证。因此，这也构成了所谓归纳主义护教学的基础，这种护教学从普林斯顿神学院兴起，并延续到20世纪的几十年间。苏格兰现实主义。

里德的这些自然信念中，包括关于逻辑规律的信念，以及关于数学公理的信念，例如欧几里得几何。

他对物质的存在和本质有着不同的信念。顺便一提，他并不认同物质原子论，即物质是由彼此孤立的粒子组成，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不，是关于因果关系的信念。哦，是的。

我们所说的因果关系之间的必然联系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亲身经历过。我认为你完全可以这样论证。

我们在洛克等人的著作中看到的传统论点是，我们对因果关系的感知最深刻，体现在我们自身的内在体验和反思之中。意志与身体之间的因果联系在于，当你决定做某事并促使自己去做的时候。我认为，同样地，在我们自身的身体感受中，我们也感知到因果力量。

举重物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肌肉的酸痛和力量。我有时会用拎着40磅重的软水盐袋进屋来举例子，这种软水盐是我们这里软水器里用的。你知道，你两只手各拎一个。

两只手各拿一个，撑着胳膊，摇摇晃晃地走着，你知道的。你能感觉到它一直向上蔓延。你能感觉到身体某些部位的因果联系。

嗯，里德的论证方式大致如此。但请记住这一点，因为康德之后还会再次提及。正如休谟所指出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认识事物，如何认识事实，如何认识超越当下经验、超越心灵的事物。

关键问题在于因果关系。我们是否知道存在因果联系？休谟认为不存在，但我们最终相信了它们。里德则认为，知道其实就是拥有真正的信念。

我们拥有自然信念。但康德对这两者都不满意。因此，他试图为因果联系观念寻找其他来源。

这至关重要。嗯，我们对记忆也有一些天然的认知。你们当中有人怀疑我刚才说的话吗？没有，你们自然而然地相信，因为你们记得我说过。

关于人类自由的自然信念。关于道德原则的自然信念。这些信念根植于人类的本性之中。

在人性的倾向中。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在人性的倾向中。

你或许还记得，大卫·休谟在谈论道德心理学时用的正是这个词——倾向。事实上，今天早上我正在读基思·扬德尔关于大卫·休谟宗教哲学的书。

他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来探讨大卫·休谟的人性倾向。因为休谟实际上认为，自我只不过是一系列相互独立、彼此孤立的观念、感知和印象的集合体，并不存在我们所能认知的潜在心灵或灵魂实体。

然而，矛盾的是，他也说人性中存在某些能说服我们的自然倾向。这很奇怪。意识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

但不知何故，我们总是以某些固定的方式将它们联系起来。你看，扬德尔认为这是休谟思想中的一个矛盾之处。他对自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而这两种看法本不应该并存。

里德所做的，正是建立在人类倾向这一概念之上。这种倾向根植于人类的本性。正因如此，我们才看不到原子式的、离散的观念之间的联系。

但正是凭借这种能力，我们才能在一个自然的过程中获得信念。你甚至可以说，对他而言，这些信念是必然的，是必然为真的。

现在，这里的“必要”似乎指的是心理上的必要性。鉴于人类心理，你无法抗拒某些事情的信念。心理上的必要性。

这与逻辑必然性的概念有所不同，不是吗？逻辑意义上的必然真理是指，其唯一的替代方案（即与其矛盾的方案）是自相矛盾的，因此为假。所以，如果替代方案是 A 或非 A，而非 A 被证明是自相矛盾的，因此为假，那么，从逻辑上必然来看，A 为真。

你看，这本来就是一个逻辑上必然的真理。有趣的是，G. E. 摩尔在1900年后不久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认为这些自然信念在逻辑上是必然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矛盾是自相矛盾的。

为什么呢？嗯，就拿我上次提到的那个人来说吧，他说时间是不真实的。好吗？时间是不真实的。但他每次都自相矛盾，他说我必须先做一件事才能做另一件事。

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观点。摩尔称之为哲学家们不断用自己的所作所为否定自己所言之悖论。这听起来很像托马斯·里德的观点，不是吗？矛盾存在于理论与实践之间。

如果你相信自己所说的话，就不会那样做。因此，这种说法认为，这种矛盾使其成为逻辑上必然的真理。非现实主义者对此一直不太认同，但可以理解的是，有些人会认为这里存在范畴混淆，将实践与理论混为一谈。

好了，我们现在有这些自然而然或符合常识的信念。听听里德是怎么说你的朋友笛卡尔的。像笛卡尔这样怀疑自身存在、还记得第一沉思录的人，肯定和相信自己是玻璃做的一样，不适合进行理性讨论。

人类生理结构中或许存在一些缺陷会导致这种极端行为，但这些缺陷永远无法通过理性来治愈。除了这种人身攻击和幽默感之外，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如果你认为自己不存在，那就说明你的某些方面出了问题。你存在某种心理问题。

你的自然倾向出现了偏差。因为自然而然的信念是自发的，并非出于自愿。它们是对经验的自发诠释。

所以，当你产生某种感觉，一种生理上的感觉时，它就向你表明周围存在某种物质对象。因此，对所指事物的信念是一种自然而然、自发的反应。你看，这听起来很像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机制。

因此，直接意识的本质是这样的：如果那是眼睛，就会有刺激或感觉，这种刺激或感觉会立即产生反应，从而确认有东西在那里。你没有眨眼；你应该眨眼。因为你的眨眼会确认你意识到有东西在那里。

下次我会做得更好。当然，里德的理论属于行为主义心理学之前，但在行为主义心理学发展之后，华生等人确实开始诉诸刺激-反射机制来解释感觉意识的直接性。因此，感觉就成了上帝安排我们应该获得的信号。

回忆是一种征兆。我在回忆某件事，某件事要回来了，我对自己说。回来了？这说明有什么东西会回来。

于是，我便会不由自主地回应并确认我所记得的。而想象力，你知道它仅仅是想象力，这本身就是一种信号。当你意识到它是你在想象的东西时，就意味着你所相信的并不存在任何现实。所以，当我谈到我那些长着蝴蝶翅膀的仙女长颈鹿时，你知道，因为你知道那是一种想象出来的标本，所以你不会把它当作某种物质实体的象征，而是把它当作福尔摩斯那些奇思妙想的象征。

仅此而已。那么，我们之所以拥有这些与生俱来的信念，并非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源于人类整体的本性，是所有人类共有的。不出所料，这些苏格兰现实主义者都是苏格兰长老会教徒。

他们的有神论正是以我所指出的方式体现出来的。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在约翰·加尔文的著作中找到类似的表述——并非完全相同，而是类似的表述。我并非暗示托马斯·里德读过和我一样的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版本，甚至也并非暗示他在自己编辑的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版本中注意到了这段文字。

但仔细聆听，你会发现其中的相似之处。这是约翰·加尔文的论述。灵魂拥有多重灵活性，使其能够纵览天地，连接过去与现在，记住很久以前听到的事情，并借助想象力构想出任何它想构想的事物。

你看，有感知，是审视天地；有记忆，是追溯往事；还有想象。

人类在发明这些令人赞叹的技艺方面的独创性——他随后列举了一些例子——正是人类神性的有力证明。换句话说，人性，我们与生俱来的特质，证明了造

物主赋予了我们这些倾向。因此，加尔文将此作为上帝存在的证据，而里德在探讨认识论时，则将上帝的存在视为既定事实，并以此为自然信仰提供了正当性。

我想说，到了20世纪，像G. E. 摩尔这样的人，他们的观点就无法用有神论来解释。G. E. 摩尔在宗教上仍然保持着某种不可知论的态度。好吧，那么我们来谈谈观念论和自然信仰。

让我先停一下。有什么意见或反馈吗？好的，特洛伊。关于……有两种看法。哦，对，对。

我在想休谟在这堆感知中是否接收到某种秩序，我在想这或许真的非常僵化，但我也在想怀特海是否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果他是通过过程而非……是的，是的。首先，据我所知，休谟并没有谈论这堆感知的内在秩序。没有。

他的语言仅仅是关于意识舞台上出现和消逝的观念。另一方面，当他谈到记忆时，他承认我们在那一刻会运用某种自然信念，或者说一种自然倾向。但他没有解释这是如何发生的。

只是感知，那么究竟是什么具有这种倾向呢？所以，答案是否定的。至于怀特海的问题，是的，怀特海确实需要处理这个问题。我们……或许等我们讲到怀特海的时候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但你看，怀特海大致赞同休谟的观点，即自我只不过是意识事件的暂时性流。这一半是怀特海的原话，一半是翻译过来的。但总之，就是意识事件的暂时性流。

它会逐渐发展出自身的内在性格和特征，你会看到的。所以他必须面对休谟的问题。他确实面对了休谟的问题。

怀特海研究学者之间的争论在于，他是否充分地做到了这一点。他是如何做到的呢？这源于他否定了“经验的每一刻都缺乏因果力量”的观点。对怀特海而言，他追随实在论者的观点，认为发生的每一个事件都是一个因果力量的单位。

所以他克服了因果权力问题。这就是他的方法。好吧，这就是人类的自由。

大卫？不，他不认同自然观念。他否定心灵与客体之间存在中间观念的观点。他持有的是自然信念。

信念不是一种想法。信念包含一种判断。你明白吗？这种判断是对各种想法的认同或不认同的确认。

这与观念截然不同。顺便一提，你们有些人在学习休谟的理论大纲时，并没有清楚地理解观念和两种知识之间的区别：观念之间的关系和事实。

他们往往把观念关系和事实视为另一种观念。不，它们是两种判断，两种知识。观念可以是简单的，也可以是复杂的，而且都源于印象。

好的，我们来谈谈自由意志和决定论。回想一下大卫·休谟，他曾说过，虽然我们对必然联系一无所知，但同样的事件对——前件、后件——反复出现，却让我们相信因果联系的存在。既然这类规律性确实存在于人类经验中，并且被人类自由意志的倡导者和决定论的倡导者所承认，那么这两位休谟的观点其实并无本质区别。

然而，里德对此持不同意见，而且是强烈反对。里德认为，人类行为中蕴含着一种独特的因果力量。

他称之为人的能动性。因此，在20世纪的讨论中，我们区分了能动性因果关系和简单的物理因果关系。能动性因果关系涉及人的能动行为。

里德的观点是，我们自身的因果能动性是一种力量，一种我们能够直接感知到的力量。我们自身的因果能动性，是一种我们能够直接感知到的力量。

我们立刻就能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发起事件，让某些事情发生。所以我有权宣布下课了，你们可以离开了。我相信这会引发一些事情的发生。

但还不是时候。这种对自身拥有权力、并能运用权力的直接认知，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信念，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问题在于，这种权力的行使本身是自由的还是受制约的。休谟认为我们可以自由行动，但我们没有选择的自由。因为动机与行动之间始终存在关联，这使我们认为行动是由动机决定的。

而正是在这一点上，里德再次提出了不同意见。自由是选择促成或不促成某事发生的能力。这种自由不仅仅是一种推理行为。

我们的推理可能受既有观念和信念的影响。但自由并非推理行为或推理的结果，也不仅仅是动机。

正如休谟所指出的，我们的动机可能是确定的。但我们面临的选择是在不同的推理方式和不同的动机之间做出选择。有时，我们甚至无需诉诸更有力的理由或出于自觉的动机就会做出选择。

换句话说，我们的推理和动机或许是预先决定的，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可能并非如此。正因为我们直接意识到选择自由，这就是内省论证；由此便产生了对自由的自然信念，而他对此予以肯定。现在，他面临着三个反驳论点。

一种反驳观点认为，必然存在充分理由来解释一切。任何事物都必须有其原因，这就是充足理由律。对此，里德的回应是：能动性本身就是一个充分理由。

有些时候，我是始作俑者，也是我的选择。如果没有始作俑者，那就是反复无常且危险的。

对此他反驳说，行动并非无因之举。我是我代理人行为的原因，我的行为并非随意而为，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第三个反对意见是，自由选择实际上只属于上帝，因为万物皆由上帝创造。

你还记得上帝是全能的，拥有所有权力的观点吗？那么反对意见是：如果上帝拥有所有权力，我们作为行动者又如何拥有权力呢？对此，里德的回应是，就知识而言，上帝可能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但知识本身并不能强迫它发生。也就是说，存在次要原因，例如行动者，他们是产生事物的因素。

所以，他回应了那些相当常见的论点，当然，他的回应是否充分，这常常引发争议。好的，对此有什么看法？或者准备好看看他的伦理观了吗？他接下来要说什么几乎是可以预料的，不是吗？一旦你理解了自然信念的概念，一切就几乎可以预料了。有没有办法描述做出选择的行为，使其看起来像是自由的？对物理因果关系的感知，以及选择时肌肉的紧张感，是的。

是啊，你有没有遇到过两种选择，各有优劣，感觉没有绝对优势，所以做决定其实很简单，甚至可以说是别人帮你定好的？嗯，有时候确实会这样。你会意识到两种选择都可行。然后可能在最后一刻你又改变了主意。

你看，那种选择自由带来的痛苦体验是存在的。这正是他所诉诸的。好吧，里德的伦理观。

我刚才说过里德是基础主义者，所以一切推理都从第一原理出发。好的，伦理学也是如此。因此，伦理学 and 任何科学一样，都有其第一原理。

这是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说法。伦理学 and 任何科学一样，都有其基本原则。休谟认为伦理学不是一门科学。

形而上学不是一门科学，因为它没有可供推导的第一原则。但里德认为伦理学是一门科学，它有可供推导的第一原则。他从多个角度阐述了这些第一原则。

让我列举一下他谈论这些概念的方式。在我看来，这些说法都算是同义词。他说，第一性原理是不证自明的原理。

不言而喻。对于任何有良知并努力践行良知的人来说都是如此。这是人的天性。

没什么。他说，有些自然的欲望和激情使我们适合过道德的生活。这是自然的倾向。

他谈到自然的意图。他说，有一些公理可以引导人们走向社会美德和良好的政府治理。

他说，有我无法抗拒的直觉证据。他说，良心是刻在人心中上帝律法，违背良心便是违背人性，违背自然规律。他说，道德判断和良心源于造物主在我们心中种下的一颗不易察觉的种子，并逐渐成长成熟。

自然倾向。他说，出于一种自然的冲动，我们才会冒险自行判断。因此，他再次诉诸于自然倾向。

现在，他以这种方式推导出或思考的伦理学基本原则非常笼统。有些事值得称赞，有些事则应受谴责。

没错，对错之间是有区别的。首先，这是必不可少的。其次，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了解自己的职责。

我们有道德责任去查明真相。他认为这些是基本原则，我们正是根据这些原则来判断具体案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对休谟进行了批判。

他认为休谟的观念论从次要和主要品质的主观性引向了美和是非的主观性，即休谟的伦理主观主义。但他自己的观点在某些方面听起来却与休谟惊人地相似。

他说，感觉（也就是情感层面）和判断（也就是理性层面）在给予道德认可和做出道德判断时是密不可分的。理性和感觉缺一不可。这就是休谟所说的。

两者不可互相替代，也无法相互简化。当我赞同某件事时，我是在有意识地做出道德判断。

这是一种判断，而不仅仅是情绪化的反应。但区别在于，这种判断不仅仅取决于案件的事实。

休谟也是如此。他采用经验主义方法研究后果。他采用效用主义方法。

其目的在于超越事实，探究理念之间的关系。判断的关键在于认同或不认同。因此，当我们基于诸如“我们应该优先选择更大的利益而非较小的利益”之类的原则时，情况就不同了。

基于类似这样的判断，我认为其中一个方案比另一个方案更有利。由此逻辑推断，我应该选择更有利的那个方案。因此，道德判断，或者说真正的判断，都是基于直觉原则的。

嗯，这还不够完整，不如我希望他能做到的那样。但就目前而言，这已经是我从洛克的著作中找到的最完整的图景了。就目前而言，这已经是洛克著作中最完整的图景了。

评论？问题？理性与情感。与休谟在理性的作用上有所不同。好吧，看来我们得把关于康德的评论留到下次再谈了。

这意味着它将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认识苏格兰现实主义者。